

第三名

蔡宜勳



佳冬个蠔殼，住得落幾多鄉愁？

得獎感言

大家好，我是蔡澤民（本名蔡宜勳），這一次〈佳冬个蠔殼，住得落幾多鄉愁？〉能榮獲客語散文教師組第三名，這份榮耀屬於佳冬鹽埔村的海風、蚵棚與阿公阿嬤的笑罵，以及每一位不吝用他們的母語與我聊天的孩子。多謝評審肯定，感謝家人同事長輩的提點，謝謝佳冬這片海教我：慢一點，才聽得見。雖然這不是我的母語，期勉自己往後繼續用母語補網，把記憶與鄉愁、文學與日常，一格一格網住，讓每個人都能在祖先留下的母語世界裡倘佯。



佳冬个蠔殼，住得落幾多鄉愁？

在佢這兜佳冬鹽埔村，阿公除忒係補網達人，還係「港仔寮情報中心」个老總，毋管麼人家个蠔棚分風吹斷，哪屋下个心白對等家娘講「卡喳話」？最尾總會傳到阿公个耳公肚，再過佢嘴加工，變成一齣比屏東夜市還較鬧熱个連續劇。

這在地方項，毋係麼个雞毛蒜皮个細事喔！阿公一旦出手主持正義，事情黏時升做村級个大風浪。成時佢會在蠔棚脣項搭凳仔，一手擎葵扇、一手劃勢，像在過堂，還帶等旁白評論。三分鐘後，原旦毋過係阿珠姆講一句「菜放忒鹹」，就變做「心白摻家娘做冤仇三十年又爆發」，歸港仔寮个風聲煞猛翻湧，連兩隔壁莊个阿婆都會攞等菜籃仔走來打探「續集」。莊頭人都講：「阿公嘴一開，笑聲會傳到魚肚肚裡，連蠔仔都會笑到殼擘毋開！」

莊項个阿德伯，一擺同老姐相吵，擎腳同船槳踢入去羌園港，結果分海水漂到港仔寮去，還分人當做係媽祖婆送來个神籤，鬧到新聞仔都來採訪，莊肚有阿婆笑到分米篩目嗆著。

阿公笑到檳榔汁落到褲腳管，還搭搭佢肩胛講：「你看看啊！連船槳都會走忒，做人毋好忒過過頭，會分海龍王笑死咧！」

港脣个文昌伯，逐擺釣魚仔都講自家捉著「比你阿婆面皮還較大」个石斑，了尾翻出來都係豆仔魚一尾。「文昌伯，你這尾魚仔擺在米酒桶浸三日，看敢會大！」「哼，佢這安到『孵夢計畫』啦，魚仔有夢，人才有將來嘛！」

阿美嬭係鹽埔魚市个蠔仔女王，剝蠔仔剝到一隻手比電扇還遽，另外該

隻手還會使得擎等檳榔盒仔。有一擺佢拜神个時節還順續膠媽祖婆講：「娘娘啊～保佑佢老公蠔仔殼遽遽剝忒，省得講話比電視還吵哦！」

阿公聽著直接噴茶，緊笑緊同佢講：「阿美嬌過恁講，過忒年佢老公會去焗鰻仔，分佢自家剝蠔剝到眠夢肚咧！」

阿婆乜有佢个「港口戲齣」。佢當發病阿公偷食米酒，有一擺佢挑挑在酒罐肚灌海水，結果阿公一嘴吞落去，面色像蠔仔恁白，還硬頸講：「欸～這係佳冬新出个口味，鹹甘鹹甘，該當安名海灘特調啦！」阿婆擱等腰骨講：「你這老貨仔，細細就愛狡怪，事情更係拗到一條一條！」

暗晡頭，港脣个細俵人會在該一間了了釐釐个寮仔肚打紙牌，桌頂排等滷豆干、地豆、米酒。

阿公係輒輒得著好成績，毋過有一擺食忒多，直接睡忒，拿牌仔當枕頭，間日分蚊仔叮到紅豆冰樣仔。「阿公啊，若面比廟坪个紅燈籠還較紅耶！」「無啦，這係港脣最新个美容法，蚊仔療法，變較後生哩！」

佢講等又緊笑，笑到滿嘴檳榔紅，牙縫肚還夾等番豆殼，膠鹽埔日頭共樣燦爛。

港脣細人仔上蓋好寮个係等退潮去捉毛蟹，佢總係分別儕細人仔嫌手腳忒慢，還分人笑講係「臺北來个慢郎中」。

阿公就會在岸項，插等腰骨大聲喊：「慢慢仔捉啊！毛蟹會走到臺北開會等你了啦！」

佢關到嘴嘟嘟，硬硬阿公還在尾項密密笑，甚至還講：「若係佢等个孫用這種速度補網，魚仔總洩到日本去咗啦！」

莊項个狗仔乜當有戲，有一隻喊做「阿黃」个老狗仔，專門在魚市仔偷食魚腩，分人捉著還會打蠻纏，拂尾同鄉親「賣萌」求情，搞到大家落尾還會自家出錢買一坭魚腩分佢食，講係「保平安」。

講也奇怪，佢撈阿黃，嘎，緊來緊合味，毋係講笑，像老朋友相逢共樣。佢偷魚肚，佢捉毛蟹賣懶；看佢分人罵還笑得出來，分人笑乜將就笑笑準做一陣涼風。逐擺佢一坐在石礮脣散大氣，佢就扮專業情緒支援犬，煞煞走過來，屎脰一坐，尾項一拂，像係在講：「後生仔，今晡日乜無捉著係無？來，同阿哥共下哼歌。」

有一擺佢擲忒一坭蠔仔酥，佢嘎無食，還用鼻公輕輕仔推轉來，目珠擎擎仔擎佢：「這留等，等你真正心碎時再過食較夠味。」偲倆一儕一隻狗仔，總係共下望海發愕，像兩隻分世界放忒个老靈魂。

莊頭人笑佢兜係「慢郎中搭偷魚个」，講佢兜係講駛漁船，大約會撈魚等到生菇正落網。毋過佢同阿黃都無要緊，反正偲兜个工作係陪等佢，做一個毋盼得大个細人仔撈一條早就看破狗生个狗仔。

到秋天，莊項會辦「海祭」，大家在港脣排等長桌，拜淦淦个魚仔、蝦公、蠔仔、板仔。阿公會在桌脣遶來遶去，毋係偷食炸蝦，就係偷食米酒，還會在該喊：「嘿，這桌若割著成功，今年定著風調雨順，魚較米還較多啦！」

阿婆逐擺都愛擎祛把在尾項逐，緊逐緊罵：「老到毋知見笑！敬神个你也敢偷，過忒年定著喊你著泳捉魚！」

海祭過後，接等係佢兜鹽埔村个另類文化：祭蠔神。

這神明毋係廟肚个，顛倒係村民聯合創造出來个，因為大家都講蠔仔會看神情勢生肉，「蠔神若中意，殼就薄，肉就肥。」

這隻儀式由阿公主持，自稱「蠔神附體」，頭戴蠔殼皇冠，手拿蠔殼聖杖，在鹽埕項橫來橫去行三圈。

「佢今晡日毋係你阿公，係蠔神駕臨咧！」佢斯正喊完，就分阿婆一巴掌拍跣：「駕臨你頭那，昨暗晡係毋係夢裡肚駕臨隔壁大孀个檳榔灶頭？」

村肚个小學乜開了一門超在地个課，蠔仔學。先生一片著水靴仔，一片講：「今晡日偲愛學个毋係愛迪生，係蠔仔降生。」

有到佢兜全班出海去看蠔棚，佢暈船翻到面綠，轉來還愛寫作文，題目喊〈蠔仔分佢翻出真心話〉。阿公看忒笑到肚皮勾筋。

鄰舍阿漢哥係客人，討著隻來自北門个學老心白阿霞。兩儕人輒常為著蠔仔仰般煮吵到當慶：

「蠔仔就愛用薑絲炒啊！」「你這兜食碗內，向碗外个！偲屋下密密就係煮蠔仔湯啦！」

過年該年佢兜鬧到在門落仔貼「蠔仔料理毋好入戶」一副對聯，村人笑到翻過去。

阿公同佢兜出主意：「你這兜一人煮一鑊，辦蠔仔比賽，輸个人洗蠔殼三隻月！」

結果細人仔擇阿霞个蠔仔煎，大人盡好阿漢哥个菜粿蠔仔湯，阿黃偷食貳兩鑊，倒地死賴。阿公笑講：「狗都嫌，你兜就莫相吵咧，兩片講和咧啦！」

毋過有一年个海祭，偲這少貳一個人。

阿黃，該隻老狗仔，在某個風搓夜過後就無轉來。該日臨暗仔，港脣發風落雨，還記得偲在灶下渡阿婆擘蒜頭，阿公煞猛衝入來大喊：「阿黃走出去咧！佢衝向海脣去咧！」

無人知得佢做麼个會煞煞恁樣走，阿公拿等水衣就頓出去，偲乜跔等擘等爛遮，跔等海脣尋歸夜。

毋過無影就像無影，全看毋著狗仔个影仔。

間日朝晨頭，恬風息氣，偲兜淨尋著該粒阿黃最愛嚙个破布仔，擲在蠔棚竹篙項。

有人講佢分海浪捲走了，有人講佢老咧，係尋佢个狗兄弟去咧。毋過偲知著，阿公心肚有話無講出來。

該幾日佢話特別少，有一擺食寡酒，佢細聲講：「你知無？阿黃母係本旦就在佢兜屋下，係你阿爸過身該年，佢拈轉來个。」

佢愣愣仔。

「你阿爸後生氣盛，講愛出海打淨捉一尾大魚，結果船橫忒人無忒哩。佢母記得噉，母過轉來該暗晡在港脣坐等，一隻細黃狗仔煞猛跳上吾腳膝頭……佢講佢係轉世轉來陪佢个。」

看著阿公擎起該粒舊布球，像捧等麼个手尾恁樣，手緊顫，佢在該傍噉到斷腸，母過也無濟於事。

「這隻狗仔啊，陪佢行過幾下十年，食蠔仔比你還較多，知人情乜比麼人還較細膩。」

該年海祭，阿公無再耍寶，也無偷米酒。靜靜仔坐在石礮脣，頭一擺無著佢該領印等「摸魚母會敗」个爛袂仔。

當煙花升空个時節，佢看等天頂該團光，細聲啞啞講：「阿黃若還在，看著這場景，定著會笑微微仔偷食魚肚……同若阿爸做細人時共樣。」

對愛離開佳冬該下个朝晨頭，天時比普通時較冷，海風吹到連蠔殼都懶得開嘴。佢擎等包袱，企在港脣，腳底踏等个係落落涕涕个蠔殼路，一路通到回憶个最深个地方。

這母係佢第一擺企在這位，也母係第一擺單身一人，但係第一擺少忒一

隻狗仔。對知人我以來，逐擺心肝肚有講毋出來个話，就會單身來到這位坐等，看海，看湧，看該兜永遠無法轉首个東西。

佢輒常在想，阿爸係毋係還在這片海个哪位杳見角。當年佢講愛捉一尾大魚分全莊人看，結果斷烏過後，淨有空囡囡仔个細船仔分冲上岸。從該日起，阿婆逐日朝晨頭都會坐在灶下脣，用盡細盡細个聲來唸：「你若還在，就託夢轉來……」佢毋捌跌目汁，嘎在每擺潮起潮落之間，摻思念爇成一盤盤飯桌項个菜。

佢記得有一年，佢在港脣偷偷仔噉，分阿婆堵著，佢無講麼个，單淨遞分佢一條手巾，然後恬恬仔坐在佢脣項，共下望海。

佢講：「這海會載人，也會送人。你阿爸若係正經化做魚咧，定著係跳到盡高該尾。」

佢又講：「佢無轉來無關係，你若好好生，就係佢盡大个魚穫。」

該暗晡佢煮一鑊蠔仔湯，味緒特別淡，佢一嘴咻忒，蒜頭味暖到佢一暗晡無發夢。

對這起，逐擺佢坐在港脣，看該潮水拍等蠔棚，總像聽著阿爸後生个笑聲在浪肚打轉，一聲又一聲，遶入佢耳公肚。阿婆个思念無聲無影，毋過在逐道風肚、逐片夕陽下，吾總係鼻得著佢米酒湯肚，該股熟事个溫燒。

這幾年佢密密無講，其實佢走走走早先个逐暗晡，都會偷偷仔來這位坐一下，手項擎等該粒布馬仔，渡佢兜一世人个老狗仔留下來个手尾，也係阿爸轉毋到屋下該段歲月个替代品。

佢定定對海細聲講話，講佢捫想了，講佢會寫文章哩，愛去讀大學咧，講佢還記得佢笑起來个樣仔……就像佢無離開共樣。

村西豆花店，係佢回憶肚个另外一條透到港脣个支線。該位个豆腐花從來毋甜，就親像該位頭家娘三十年來毋捌講出口个等候。逐日歇店了後，佢總會向對面該張空凳仔頷頭，像係在交代麼个，又像係在等一句無出現過个應答。

莊項个人講，該係佢後生時个老公，去北部開車廠，一去無轉，正寄來一盞車燈，講係新廠開張用个好彩頭。該盞燈，佢自來無盼得攞，恬恬仔放在拖箱肚底，像係橫等一粒毋肯烏忒个希望。

佢逐日逐日餵貓仔、煮糖水、換過新布簾，日仔就像港脣退潮過後晒燥个蠔殼，虛虛嘎刻定。略略也會企在廟坪，膠觀音對看當久，恬恬仔落頭，親像在問：「佢這世人，也算無白過哦？」

該年春頭，佢出外鄉前落尾一擺去買豆花。佢擎分佢，目尾角煞有微微仔笑。佢忽然間想起該盞從來無點个燈，在佢个心肝肚，無定早就恬恬仔亮起來咗。佢無再等麼人轉來，顛倒係學會在回憶肚同自家講和。圓滿，成時毋係重逢，顛倒係總算放下，使得化做一絲笑容更係最靚。

行出豆花店个時，天就愛暗咧，風微微仔，像係有人細聲對佢講一句：「佢轉來哩。」佢無轉首，毋過續等掙桌仔，像無麼个事，單淨看得著背囊尾，安穩到像一蕊恬恬仔開个花，得人惜，佢毋知做麼个會恤著佢，無定係佢用佢个映像強加在阿姆个回憶項，兩儕細妹人，戴在共樣个村，共樣个婚姻際遇，分佢有兜仔茫然。

過後幾日，佢硬硬仔離開忒莊頭，阿公塞分佢一包蠔仔乾，還有一張補到遽毋知仰般个網，佢同佢剪裁做一細埕仔，搵兜把戲，分佢服服貼貼黏在包袱項，跔等佢滿哪走，除忒有一息仔醜，會擋日頭又會擋雨，當貼心。

「這網係你客家魂个保佑啦，外背个人嘴比蠔殼還較硬，毋好聽忒多。」這係阿公留分佢个落尾一句話。

尾來逐擺都市虹虹燈恁晟眼，輒輒人尖到敢毋過氣，佢就會起手該張網，鼻鼻該股濫等海水摻菁仔个味緒。

有人問佢：「你仰般老係講鹽埔港、攞蠔仔、攞該張舊網？」佢笑等講：「因為該網肚，颺著蠔棚个鹹風，颺著阿公用客語罵佢聲，同歸條羌園港个笑聲啊！」

夢緊補緊大，空乜緊來緊多，該張網始終撐在心肚，就算爛到淨做得掛壁頂，佢乜捨毋得攞。

因為各個細空，都係童年偷偷走去港片捉毛蟹个門落仔，係阿公半夜仔咁酒唱〈思想起〉个留聲，係阿嬤用祛把追逐个跑道，係阿黃在脣項偷食魚肚時發出个壞笑。

佢輒想，人生若真有麼个寶藏，毋係股票、毋係名車，顛倒係該張網，該張對細補到大，對港片補到城市，對笑聲補著淚光个網。

佢毋單淨網魚仔，乜網戴了佢做細人時該兜跋淦蠔殼个夢，網戴逐隻分風吹皺个臨暗仔，網戴阿公臉上該條比海還深个皺皮，網戴該句：「嘿，阿孫，莫行忒遽，夢會跔毋著咧！」